



臺灣虎圖形工藝的傳統與創新

Tiger Crafts in Taiwan: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

文·圖／簡榮聰 Jian Rong-cong (前臺灣省文獻會主任委員)

近年研究臺灣的動物崇拜，發現臺灣與中國大陸由於自久遠年代所累積的虎圖騰信仰文化，因而表現在生活器物頗為豐富。這些豐富的器物，大體皆本於信仰的圖騰，或源於鎮邪壓煞的理念，或源於美麗威猛的裝飾，或源於祖靈護佑的象徵，或本於自然地理的影射，或本於族群族類的代表等等，幾乎凡是以虎圖形或象徵符號為造型、圖案所作成的器物，本身都蘊涵著虎文化的意義。

以虎文化所孕生的工藝作品，自古至今，多得不勝枚舉。其形態或以虎的造型表現，或以虎的具體形貌裝飾，或以虎的抽象圖形作紋飾，不一而足。有的作品圖飾僅運用虎的部分圖紋，例如有的僅使用虎的頭部及臉作圖飾，有的用正面，有的則利用其腳爪為造型。有些作品圖飾則運用虎的全身，或衍化為雙身，或雙身共一頭（俗稱「二虎爭頭」）。這些林林總總、富含藝術的作品，反映了中國人重視虎文化的特質，循源溯本，都有其源遠流長的「源流」。

中國人為什麼數千來來喜愛以虎為紋飾？這當然主要是源於上古圖騰的信仰。從形式而言，上古器物的鳥獸紋飾造型，代表哪些動物，就反映了當時人們何種圖騰崇拜的內容，它們的形式與古代歷史文化的融合和延續性有一定的源流背景。換言之，任何一件虎圖形的文物其工藝背景源頭，其實都有文化的內涵理想。也就是說，任何一件歷代的虎工藝品，其實都是以虎文化為基礎所衍生的風物。

虎文化所衍生的工藝品甚多而廣泛，為便於歸納敘述，茲就臺灣傳統虎圖形工藝略加探討如下：

卑南文化遺址的「雙人獸首形耳玦」工藝表現

在臺灣東部出土的玉器中，以史前博物館作為館徽標誌的「雙人獸首形耳玦」最為特殊。「雙人獸首形耳玦」造型特殊，上刻一獸，下連雙人頭身像。此種雙人連身像之頭部連一獸形，是已知臺灣本土原始古代玉器中有獸人造型者，推測此種獸人可能是祖靈與圖騰。有人說獸可能是臺灣雲豹，筆者則認為牠可能是虎圖騰。

「卑南文化人」是三千年前一支愛玉作裝飾的民族，他們擅長使用大型的石器作建築，埋葬的器物，有名的「舞鶴臺地掃叭石柱」，就是建築房屋的大柱。卑南文化人的後代，據筆者從神話原始傳說的推測，可能就是今之阿美族。阿美族的服裝，勇士是羽冠，與大陸浙江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羽冠近似。良渚文化的圖騰是虎，而南美洲的馬雅文化也崇虎，那麼住在臺東海邊的卑南文化與浙江「良渚文化人」，都有愛玉的民族性格，而卑南文化人推測也應屬渡海移入的民族，因此，其「雙人獸首形耳玦」的獸形屬虎的機率就很大。

「雙人獸首耳玦」的造型，採用側形表現方式，雙人相連，共一個獸形側身，從中國的虎文化豐富內涵



臺灣廟宇的正殿或拜殿牆壁，通常都有安置「龍虎堵」，圖為彰化市元清觀的「虎堵」，雕刻工藝優美。



臺灣早期砂岩打造的虎爺，仿石獅造型。



疑為清代葉王作品交趾陶虎堵，造型古樸，色質典雅。

與工藝表現，再加上太平洋彼方南美馬雅文化的佐證，「雙人虎頭」的造型，是透雕耳飾的卓越創作。

臺灣廟宇的「虎壁」工藝表現

在臺灣廟宇的入殿處，通常於牆壁左右兩旁有「龍牆」與「虎壁」，又稱「龍壁」、「虎壁」，也稱「龍堵」、「虎堵」，其位置以拜殿向外座立時「左置青龍，右置白虎」；表現形式或為浮雕、或為泥塑、或為筆畫的生龍活虎，為了構圖美觀與表現生機不息，各有一大一小的龍虎配置；材料方面有石雕、水泥塑、交趾陶塑，也有油漆彩繪等多樣，形成富有特色的地方民藝建築裝飾。

為什麼道教廟宇都有「龍牆」、「虎壁」呢？這是值得注意之歷史與文化問題。原來廟宇是傳統地方的信仰中心，也是地方文化歷史中心，廟宇設立的宗旨，多在於求神祈福、辟邪解厄，而其共同的最大目標，則在於「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」。這些理念隨著漢民族由唐山大陸渡海來臺，一直持續傳承，且反映在廟宇裝飾圖案上，「龍牆」、「虎壁」，就是極明顯的例子。

《易經·繫辭》說：「雲從龍，風從虎」，中國自古民間信仰觀念是：「雲興雨佈，與龍有關；風起氣流，與虎有關；因此衍生龍主雨水，虎主風動」的說法，廟宇的「龍牆」、「虎壁」就在於寄托「風調」與「雨順」，能夠風調雨順，才能夠國泰民安。然而，仔細地研究，臺灣的「龍牆」、「虎壁」還蘊涵中國「虎文化」與「龍文化」的傳承，那是「龍虎並存」的文化。

「虎壁」的工藝表現多彩多姿。從使用材料區分，有彩繪、墨繪、有石雕、有交趾陶，或置於拜殿山川門兩側或對看牆。若無山川門，則於正殿之前壁兩側置有

「龍牆」、「虎壁」。「虎壁」較為難製而珍貴者，有石雕與交趾燒，泥塑加彩。早期的作品相當注意構圖布局。由於交趾燒之大件殊難燒造，故多只浮塑一條龍之龍壁與一隻虎之虎壁而已。「虎壁」為半浮塑方式，虎呈黃身墨斑紋，神態憨厚中兼帶威嚴，早期前肢腳多作交叉形，例如嘉義開漳聖王廟、葉王所塑龍虎壁堵、臺南麻豆代天府陳專友的「竜虎堵」、新竹新埔廣和宮蘇陽水的「竜虎堵」等等都是。

至於石雕的結構布局多採大虎小虎搭配方式，象徵生生不息。大虎之造型，早期採翹尾拱臀下山虎形式，前肢腳處作交叉形；後期則採踞蹲式。例如：彰化元清觀的「虎壁」是早期的風格，花崗岩唐山石打造，構圖布局上大虎占斜對角之左半，右半則刻假山岩石，小虎身軀約大虎的四分之一比例，翹尾仰首，彷彿向母虎撒嬌輕喚，母虎也側身回顧，回應一聲，臉上露出慈祥的神色。元清觀的這項「虎壁」工藝係浮雕手法，筆者以為是全臺灣水準最美的虎壁。而臺南府城的大天后宮之「虎壁」，則採用青斗石材雕刻，亦屬浮雕表現式，虎堵之圖案較繁複，上刻「虎嘯」二字，中幅刻五蝠祥雲，下刻古松、大小二虎；松在兩邊，大虎蹲式，回看小虎，小虎則俯首仰臉、翹尾作撒嬌狀，雕刻手法稚拙古樸。

臺灣廟宇的「虎壁」工藝，大體而言，早期的雕塑多簡潔而道勁，虎的神態稚趣可愛、敦厚穩重。材料多用唐山石花崗岩，少部分用砂岩、較希罕者為大型交趾燒。後期乃至近代的雕塑，則較繁縟、線條纖弱，更多衍為透雕的炫耀方式，或加神仙人物，配景複雜，虎之神態多趨凶猛之形，缺乏憨厚可親之態。材料多為觀音石，至於大型之交趾陶燒製之虎壁，例如南投藍田書院拜亭，則以「保生大帝醫虎喉」之題材表現，揆其造型

設計，已顯現為純建築妝飾之轉化。

「虎爺虎將軍」神像的工藝表現

臺灣地區廟宇的虎爺全係手工雕製，大大小小，各式各樣，面部表情、頭部擺動、身軀、四肢、尾巴、蹲坐、胖瘦、紋斑……多不一致，是極富工藝表現之美的民俗文物。製作虎爺所用的材料，用的最多的是木頭，其次是石頭，其次才是陶磚，再其次是金屬雕塑。

「木雕虎爺」的製作，是大匠師先打粗胚，再由徒弟或頭司仔刻虎頭，將耳、眉、眼、鼻、嘴、牙雕出、再雕四肢及尾，打磨光滑後再上漆，並加彩繪。虎的顏色多為黃毛黑斑條紋，先上橙黃漆色，再上繪墨斑條虎紋。

虎爺最攝人心弦及工藝的重點，在於頭部的面容表現。中國大陸與臺灣的虎爺，其面容與真實自然的老虎有很大的距離。人雕的虎爺有一則共同性，即虎爺的臉都是憨厚稚真可愛的，看上去好像很溫和。在造型上，渾渾圓圓的頭部，彎彎月或三角形的耳朵，圓圓的眼睛，短隆的心型鼻，彎彎曲曲帶著笑意的嘴唇，掩不住也蓋不了刻意由上而下暴出的「兩齒仔」及尖尖牙，牠們幾乎都嘴角翹起，好像在微笑，是那麼天真無邪，知足常樂地守護在神桌下的地上，卑微而不忿怒、憨厚而不計較。虎爺的身形，有的蹲坐、有的呈下山而頭低臀高翹尾的形態，有的頭部直視，有的轉頭側視。身軀也有一則共同的象徵，渾渾圓圓的，連四肢都近似。以上這種擬人化表情，或類似貓的形態，是從古到今，世代傳統的民間信仰結晶。

據神像雕刻店匠師傳言，一般匠師都不敢冒然雕造虎爺，因為虎爺威猛。虎將軍的造型，與虎爺類似，新港奉天宮分靈系統的虎爺大將軍，只是為其配帶金花及神袍而已，其他均與一般虎爺一樣。

「石雕虎爺」的製作亦如木雕，惟因石材關係，腳部不易透雕或保存，因而「石雕虎爺」都不四足鑿孔騰空，故虎爺多作匍伏型，或前腳間雕空，砂岩石或青斗石雕居多。「陶塑虎爺」的製作，即以陶土捏塑虎形，由於此物係廟宇訂製，故用量不多，其形式多作蹲式，下有雕花神座，或長方素面座臺。但亦有無座臺者。「銅製虎爺」的製作極稀，僅見於日據時期作品，蹲式，風格神態類近傳統虎型，張口而吼，神態威猛。

臺灣傳統民間俗信，凡是村庄聚落、通衢大道、街路巷弄、或路沖路口，過去多按設「石敢當」，石敢當的造型多種，有一種在「泰山石敢當」之字體上還加刻虎圖、圓目、怒睛、呲牙、形狀兇猛。——此種圖案，也有增加威武及壓煞的宗旨俗咒意義。

在請虎神鎮懾的風俗中，南臺灣有幾處地方很特殊：一是臺南市安南區土城中州角聚落的「虎將軍」，居民特別以紅磚疊起建造了七層的寶塔，塔頂蹲踞一隻石虎，虎貌兇惡，睜眼呲牙，神氣懾人，此即「虎將軍」。虎前立一劍二釘鉢，象徵法力。另外，在臺南市安南區土城公學校六段聚落，居民於稻田路旁，矗立一座九層塔，塔頂立一小廟亭遮蔭，中立一隻石造踞虎，虎貌怒目張口，狀極凶惡。以上二座寶塔「虎將軍」，都是雄踞遠眺，虎虎生風，充分洋溢著坐鎮與防衛村庄、通衢的神態。

另外，有石碑形的虎碑，也具鎮煞之用，例如在臺南縣北門鄉溪底寮往南鯤鯓，居民以石碑形式鎮護路口，上刻「天虎大將軍」字，鮮花香枝供奉。在澎湖縣湖西鄉鼎灣村永安宮前，居民則安置一石碑，上刻「三獅五虎、公水化、止煞」字，特別請「三獅五虎」止煞，化解破除公共用水流經該村落所帶來的各項污穢，真是環境保護一妙方。以上這些辟邪虎圖形，其工藝或樸拙、或粗獷、或雄壯，顯現了地方的工藝特色。

臺灣虎圖形刺繡工藝表現

臺灣虎圖形的刺繡文物，包含童帽、圍涎、肚兜、背心、揹褡、童鞋，皆以小孩子之刺繡衣物為主，此外，亦有布袋戲偶之怪俠金虎兒、老虎等。源於福建廣東祖籍的文化源流，故其文化內涵與大陸相同。惟因地區的特色，臺灣的刺繡圖紋有的傳統殊為古雅。例如客家籍的帽圈以黑色布作底色，繡以金蔥線、橘紅線，以回紋、雷紋作虎身紋飾，配以威嚴之虎面，兩眼炯炯，風格古雅，與商周青銅器虎頭紋和獸面紋頗為近似。

臺灣早期的虎圖形刺繡，大多數幾乎全憑想像，所繡之虎圖有的已相當變形，例如客家東勢地區所繡的虎面如人面，只是眼睛圓形、嘴角擴張為葉形而已。有的童帽眼睛像貓，鼻子凸大，有的全身虎、有的只是虎頭、有的則是兩隻不同顏色虎組合，可見是隨意刺繡，



以布及織繡完成之虎形童帽，富民俗及工藝趣味。



民間兒童所佩戴之虎圖形揸綵



清代兒童所佩戴虎形銀質揸綵，中八卦為填燒琺瑯。

是自由的表現方式，這種可以套罩整個頭部僅露出顏面的虎帽，是以辟邪、防風、禦寒、祈吉的目的功能所製就，在臺灣的各式童帽中並不多，不過所表現的虎工藝卻頗值欣賞。

虎圖形圍兜近似大陸風格，有的為圓形、綠底、間飾花卉紋、前底中間繡橘黃虎圖。有的則繡整體四肢展開式，虎頭居居中，身軀渾圓、四肢外張、軀中開大圓孔以套嬰孩頭頸。虎後有的有尾，色彩多寶黃虎，斑條紋之表現式。虎圖形的肚兜多為小孩與新娘所穿戴，用意在於辟邪。臺灣傳統民俗：小孩若有「歹搖飼」，常生病、不平順，則會請「先生媽」在肚兜上畫虎符，給小孩穿戴一段時間，祈平安長大康健。

虎圖形的肚兜，工藝表現的方式所見繡於正中的虎均為黃虎，虎作回顧踏步走、翹尾、模樣稚憨可愛，腳下身邊繡五毒，可能也用於「五日節」（端午節）穿戴，有些富貴人家還打製虎鈕扣肚兜銀鍊造型、圖紋秀致，工藝頗佳。虎圖形的背心，也繡全虎形，黃色黑斑條紋，周圍繡五毒、花草，用意與前述相同。

虎圖形的「揸綵」作圓虎頭形，與「辟邪虎頭」造型略同，惟顏色鮮豔，極富變化，虎面中有花草紋，象徵生命的蓬勃，為其特色。周圍綴兔毛，或白或棕，增加強化虎頭的雄偉感，上加掛頸繩，虎額下有的加

掛三串鈴鐺，「揸綵」背後，有的用黑毛筆書寫虎符。又有一件虎圖形「揸綵」是以皮雕製，外面上漆繪，作「瑞虎貴子」圖，貴子騎跨於瑞虎之上，總角髻，雙手合拜，清秀可愛，其圖形與「麒麟貴子」可能有相同含意。

虎鞋的造形，與大陸北方有很大不同，只在鞋頭繡虎面，並以鞋緣加綴白兔毛。又近代許陳春的〈虎枕〉，線條簡潔，別具風格。

近代的虎圖形工藝變化較多，以觀賞類居多，題材手法兼採國畫、水彩技巧，以繡線表達虎及襯景，層次有遠近、紋飾益逼真，如嚴吳淑卿的〈母與子〉，繡母子深情相依，又如黃翠華的〈兩小無猜〉，繡兩小乳虎的相依相偎於原野，均至為生動傳神。劉翠爾的捻金線〈龍虎呈祥〉，有縷絲風韻。而陳嗣雪的亂針繡法〈咆嘯〉，更有焦點表現格外傳神之致，允稱刺繡極致。

臺灣虎圖形木雕工藝表現

臺灣虎圖形木雕工藝，分佈的種類有虎爺、廟宇雀替（插角）、員光、屏風、壁飾、擺飾等，可說範圍廣泛。撇開前述的虎爺之外，廟宇的雀替、員光的虎圖，年代從清朝、日據至光復後近皆有，造型多作全虎形，有全浮雕、半浮雕之別，全浮雕指的是透雕成全立體之



清代純銀打製虎扣形肚兜鍊

虎形，有上山虎、下山虎，作「虎嘯風生」之態，並加以貼金箔或漆金，有些為彩繪上漆、或與鸚鵡、鷹鷂搭配構圖。

屏風之上，鑲嵌不同顏色質材之虎圖，或直接雕刻顯示圖案，是日據時期臺灣地區受日本文化影響所流行者。在工藝的表現方面，鑲嵌虎圖的作法較難且複雜，須要之技藝水準亦高。一般作法先在樟木或檜木的自然橫截塊面上，加以構圖虎的形態及配景，然後雕刻黃楊木或九骨仔材的虎形及配景，按相同大小刻雕，並在樟或檜木塊面上凹雕一定比例深淺的圖形，然後嵌鑲黃楊木雕，由於比例一致，所以乍看彷彿是浮現於木板屏風上的一幅虎圖畫。此種屏風浮雕圖，都須經仔細的修整打磨，然後上漆或上色，因而工藝程度頗高。臺灣的虎圖形屏風，較著名的產地有鹿港、豐原、臺南。

壁飾木雕體積塊面較小，通常多採自然生長的奇木或奇形的樹瘤截面，再經鑲嵌手法鑲以虎圖。擺飾的虎圖形，則大多呈立體寫實形態，亦各具工藝表現。較突出的有木雕「張天師騎虎圖」、「伏虎羅漢圖」，愈早期的作品愈寫實，愈趨近代，則受西洋美術影響，亦有趨於「寫意」抽象作法。有的作品注重在頭部面部表情，以及肢體的形態表現，有較高的藝術成就。

臺灣虎圖形金屬工藝表現

屬於金屬工藝的虎圖形，有一品虎圖形「揶揄」是

以銀片打製全虎形，虎顧盼翹尾，身軀渾圓雄壯，背腰中間以珙瑯八卦及七星寶劍，增強辟邪效果的意義十分明顯。腳下加掛小花果鈴鐺。虎圖形金屬工藝有紅銅虎文鎮，抽象紋虎獸面紋鈴鐺，到了日據時期流行「擺飾虎」。「擺飾虎」多為銅質雕塑，亦有鉛錫合金者。此類作品多為寫實的虎，可謂具體而微，不論面部表情、肌理、紋路、骨架，均唯妙唯肖，是相當高水準的銅塑作品。

到了近代，由於合金技術的進步，亦有別開生面的合金虎圖形創作，富現代感金銀嵌木屏風，亦有沿襲傳統之銀上山虎、銀臥虎，造形簡潔而傳神，例如鄭應諧的〈虎報杏林〉、卓柏章的銀塑〈猛虎下山〉、鄧廉懷的銅塑〈展望〉，均有高超之水準。鄧的〈望〉乍看如石雕，虎以商石虎的造型再作變化轉換，回顧微笑，兼顧傳統與創新之美。

臺灣虎圖形版畫工藝表現

早期的虎圖形版畫，有臺南松雲軒等之書籍插圖、一般虎符、張天師騎虎圖等，皆為木刻板畫，構圖簡潔老練、生動傳神。此外，有「葫蘆問」遊戲圖，亦有雕刻虎。此種版畫為上彩，彩色沉穩、渾樸、線條簡潔、構圖秀雅，工藝水準也相當傑出。

或許由於受到中國大陸祖籍版畫的影響，臺灣在早期也有騎虎神仙版畫，幾乎八仙中的李鐵拐、何仙姑、曹國舅，都有騎虎圖。玄壇爺（武財神）、黃飛虎亦有騎虎圖。另外，單刻頭部的十二生肖圖木刻板畫，可能也用於值年太歲的祈安，及巫覡童乩的祈福上。

清代或日據時期前半期木刻板之書籍插圖，可貴而須予注意。插圖構圖佈局均頗簡潔妥適，版面美感。與虎有關的插圖版畫沿襲自神怪小說、民間信仰、佛教故事、傳統演義等。神怪小說如前述的《封神榜》就有「黃飛虎」、「申公豹」、「玄壇元帥趙公明」，已見八仙故事的人物騎虎就有前述的李鐵拐、何仙姑、曹國舅等；佛教故事有「南山修道」、「伏羅漢」、「金剛經靈驗故事」等；傳統演義有《薛仁貴征東》、《薛丁山征西》等的白虎星附身圖，及《水滸傳》「武松打虎」等——可見這些系列的虎圖形版畫，都有其文化的背景、文學、工藝的價值。

屬於「遊樂工具」的「葫蘆問」，方圓形的漩渦紋內分三層同心方格，以逆時鐘方向，由左至右、由外而內循序環繞而上，以每次擲兩粒骰子決定進退，依點數之決定循圖進退上下。「葫蘆問」以八仙圖樣穿插各種魚蟲鳥獸、花草等，依螺旋狀之行徑前進，由外而逐漸至中心點，中間為南極仙翁，其中就有虎——這些圖形

的刻工細膩生動，線條精練，是十分精美的版畫。

至於道士所用的「符版」，或廟宇印行的「符版」，主要作為驅邪押煞、平安保身之用。例如彰化南瑤宮所印行的「聖將軍」虎爺符紙，就是該廟符版所印，上刻「彰邑、南瑤宮、聖將軍」字，字分三層，下刻蹲坐虎爺，刻圖練達而生動傳神。又如臺中市文英館所典藏之「張天師符版」，刻劃線條精練圓熟，張天師造型威武，所騎之虎各版不一，或立或伏，皆古雅憨厚，沉穩威嚴。張天師手捧五雷令，身旁有符、劍，震懾邪魔——此種工藝表現，可謂版畫精品。

近期的版畫，在顏色方面較多變化；例如林智信所作〈五福臨門〉木刻版畫呈正方形，中間圓形方孔錢形，錢眼內刻虎面，四緣「招財進寶」字。字形中間有通天柱，上刻「五福臨門」，柱之兩邊，上下各刻「金童玉女騎虎」圖形，呈對角形。金童藍衣黑褲，手拿元寶，玉女紫衣黑褲、手拿串錢，刻像俊逸、虎皆憨厚天真可愛，是一件成功的佳作。

臺灣虎圖形糊紙及燈籠工藝表現

臺灣虎圖形糊紙工藝，包含的有喪事的糊紙，神明聖誕喜慶、建醮的糊紙、節慶的糊紙等。這種工藝可能源於宋代以後，明器逐漸由陶製改為紙製；也有可能源於更早，像《荊楚歲時記》所記載的「繭紙」。紙糊的工藝在清代廟宇的神像中仍可見到一二，相當精緻而傳神。由於紙質不耐久存，是以存世較久之紙器難見。

臺灣虎圖形糊紙，現可見者為道士之虎符、虎形、及神明誕辰時置放於廟前的紙糊神丁神將。這些廟宇慶典所陳列之神將糊紙，高度都較大，盛行於澎湖地區、南部沿海城鎮、中部鹿港、北部三峽、新竹等地，紙糊神將都為彩色，以彩色紙剪貼黏糊於竹架之上，依頭冠頭飾、臉部、肩胛、身軀、衣裳、甲冑、褲子、鞋子、背飾、武器、身上佩飾等而加予剪黏貼成。大部份的神丁神將皆有座騎，座騎有多種，其中多屬騎虎，虎身為加強裝飾效果，多以斑花彩色噴灑製成。

近代的糊紙工藝，漸能以臺灣地區之民俗、文學、故事作創作題材，例如施教鏞的〈虎姑婆〉，虎姑婆的造型與民間姑婆有很大差距，這是藝術造型設計不一定要同於現實之故。〈虎姑婆〉的造型為虎頭人身，傳統龜仔鬚，包仔巾、耳環、斜襟大褂衫、花褲包仔鞋、手持拐杖，富有鄉土民俗風味。

至於虎圖形燈籠工藝，亦傳自唐山祖籍，以竹篾、竹枝、紗布、楠木作料，糊紮成燈籠，並加彩繪圖案。擅此藝之名家有鹿港吳敦厚、新竹的謝水木兩位（其他可能還有精擅而未成名者）。吳敦厚畫於燈籠上之虎多

融入民俗題材，如「咬劍辟邪」、「張天師騎虎」，皆富有鄉土風味。

臺灣虎圖形水晶玻璃工藝表現

為了便於敘述與歸納，虎圖形水晶玻璃工藝範疇也包含了水晶及其他聚合水晶。

臺灣早期虎圖形玻璃工藝，屬於清朝所遺留之水晶玻璃文物者有「虎圖形水晶文鎮」，簡潔雕刻虎面之雙眼、嘴、與身軀背部之毛紋，係利用自然之水晶形狀略加以雕刻呈現。日據時期之虎圖形玻璃文物，所見則有立虎形貯錢筒（撲滿），這種貯錢筒，在中國的漢朝已見到，稱為「貯貝器」，係以模鑄法製成。

近代的虎圖形工藝品，較佳者有王俠軍的水晶玻璃〈虎躍〉，造型以原野丘陵之虎躍瞬間形象為設計，虎彷彿輕吼一聲，疾速躍出山石，前肢凌空，左右略有高低，後肢仍撐足於地，尾根略仰而騰挪，虎黃石綠，將虎躍形神鑄造入微，十分傳神。其他虎圖形玻璃工藝較佳者尚有琉璃工房之紫水晶玻璃對虎、余燈銓聚合水晶〈虎躍〉、黃安福水晶玻璃〈虎貴〉，在形神的掌握上均稱佳作。

虎文化所產生的文學、藝術是可貴的民族遺產。為了表達虎圖騰的崇拜，從遠古以來，先民便以石器、玉器、陶器、銅器、木器、刺繡、捏麵等等，表現了他們與虎的親密關係，將虎的形象予以「人格化」，同時也將人的形象予以「虎極化」；於是，後窪、良渚文化的「虎面神人」、半山文化彩陶「人虎頭形陶器蓋」、「青銅饕餮虎紋卣」的虎人造型、虎身人面的「開明獸」等系列的工藝作品，便陸續出現。

平面浮雕的虎紋、刺繡的虎紋繪畫，不論是抽象的虎圖形、或寫實逼真的虎圖，也因虎的信仰、虎的民俗、虎的文學表現思維而化為藝術圖案或工藝作品。如今，流傳的工藝美術虎文化作品儘管默默無言，卻傳達了數千百年來的人文特殊語言。



日據時期虎形紅銅文鎮，工藝精良。